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民國貳拾叁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二）

第叁伍叁號

報價　日每份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社址　東御街壹佰伍肆號　每份銅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清血追毒

九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懸瘡楊梅　亦有服丸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訪單遵服勿悞

成都市總經售處　總府街昶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東大街壽春藥房　守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西門南門上南街同人藥房　蜀市口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十七日演　擁護愛人

大光明　四月十七日演　國魂的復活

達生醫社　王璧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頭癬九子爛痒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新戲詞本　洋裝時事

本社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價減價兩角郵票每冊三角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官鑄成　專治　婦女積病　男婦危險　內外科　有數人之痔瘡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寓

笑笑笑

史家笑話真正妙　讀來大雅　哈哈哈笑得　買得要　足跳　又滑稽　眼淚吊　又香豔　熱情　又有宮場　又不　和尚與老道　有鄉　黑幕一齊描　社　瞧瞧了了　買笑　叫叫七七跳　連　妙七七　呼了部部　每部四角　外埠加寄費　本埠經售　郵票代價　仙

好名譽有十多年　毀者爭相購買　物美價又廉　綸記扇煙　好扇煙　扇煙　煙

世界珍聞

將有新島出現

澳洲與印度支那中間，發現了一小島，照羅燕大學教授米爾舍維溪及羅沙乞二博士研究發表，澳洲與印度支那間的海底，已漸漸隆起，因為碎巖沈澱結成了島嶼，這樣出現的島，比西南里島大了兩倍，不久就可以露出海面的，因此吾國國民，都紛紛的來實地觀察，將來為這島的所有權問題，免不了起國際的紛爭，

悉舞台　新打判官

第四幕　『楊劍編』

（丑吃完介）堂官看賬。吃了多少。拿去找來。內扣一角。作為小費。（堂官介）西二席。該洋貳元伍角。一角小費在內。來大洋叁元。找銅元拾貳千肆百文。洗臉怕。漱口水。並行。待快。（丑出門介）此刻時間不早。東西也不買了。京劇也不看了。還是到少城公園去耍。還可以看得許多摩登。好不好？（司法向丑介）要得。二天再來看劇。就在少城公園。去耍過點把鐘頭。我們也好回衙了。（書記向丑介）自從我約到省。少城公園。還沒有去耍過。（丑向書記笑介）哈哈你真是個孩子。呵。來了三四個星期。你都沒有去嗎？（書記答介）雖是來了幾個星期。衙內的事情很多。那裏還有時間出去轉耍。○（司法介）我去喚孟林。把汽車開到這裏來○要得嗎？（丑介）也可以。（書記向司法介）我們在此地等。（司法轉揚介）大哥喊你把汽車。開在亞美咖啡館當門去。他們還在那兒等。（孟林介）你們還要到那裏去耍。　未完

析獄遺聞　僧盜

我思古人

蔡文恪公賈甫，有李子曰元樞，早登賢籍，嘗任歷至台灣太守，其地遠隔重洋，為盜匪出沒之所，有一大刹，主僧某，多藝能談，倜儻有奇氣，然行蹤詭秘，以與當事往還，人亦莫奈伊何，蔣既蒞任，與僧尤為莫逆，至締為生死交，一日，蔣得閩督八百里密札，命其立拿此僧，亡不得，禍且勿測，蓋偵知此僧，為數十年洋盜渠魁也，蔣乃即招僧至署，盤桓數日，而欲言又止者再，僧覺異，乃曰，丈夫行為，當磊落光明，何為效兒女子嘔嘔哉，蔣嘆曰，此不然，此事行之，於君大不利，不行又於我不利，故躊躇耳，遂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吾與公有前世緣，故一見如故，若不株連大衆，則吾為公死，否則躡蹺台灣十萬之衆，亦不能奈吾也，蔣曰，上台祗索君一人，餘無所問，放心可耳，僧乃使其徒至，命後樓所藏冊籍取來，其徒率衆奮至，半日始畢，堆置滿庭，取視之，皆兵器糧餉器械船隻之屬，遂命以火燒之，僧隨告蔣曰，吾殺人如麻，一死分也，但望君莫為棺殮，吾所住廟後三間，牆壁皆金銀砌成，即以贈公可矣，從來作官，本邊欲多得錢，以飛此巨金，人亦可解組而歸，不然，恐蟲政蠹之甘心於公也，遂即慨然就縛，蔣親送至省，大吏訊於庭，僧直認盜魁不諱，問其黨，不置一詞，加於三木，而神色自若，俄詔皇命，決於市，臨刑日，有狀貌魁偉，蹤跡飄忽之人，權奔擁擠，當事者恐激變，亦不敢問，待決時，又有一黑面長髯者，怒目而立，僧呼之前，曰，昨再獄中，再三勸汝等改過從善，勿得妄動，今如是行徑，意欲何為，可速退，毋謂吾不能斬汝也，其人弗之見，僧遂就戮，後當事乃研一獄吏，何得放人出入，泰曰，此僧有神勇，無論大索巨鎖，即擲以犀萃，手一動，即紛紛脫落，雖哀求其勿累衆人而已，至此等重犯，誰敢故其縲絏，實不知從何處飛來也，蔣隨至台灣，拆其屋，得白金數百餘萬，即掛冠而歸，別構居第於常熟之北門中，築園亭，窮極豪侈，不久病歿，後嗣勿振，所居易主矣，

紀實滑稽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樵夢】（122）

第二十回　遊地獄觀光宮殿　探名勝致慨滄桑

行李自有招待員收拾送來。不小谷是第一遭到京。再無熟人相識。那春帆在前清時代。到過京中兩次。交遊頗廣。當晚便向茶房探訊。某親貴。某公子等。可還住在京中。茶房雖不見得個個認識。在京與否。倒有過半數曉得使一一直告。十之六七都已不在京中。頗令人興故宮離黍之慨。小谷道。小弟久慕皇宮尊嚴。只在圖畫上見過。而今既來京師。首先要去觀光宮殿。春帆道。我也渴想一游。不過須和熟悉內廷情況的人同去。隨地指示。庶可洞悉清廷的掌故。小谷問道。這個鄉導一時可有覓處呢。春帆答道。我理想中是有只個相當人物。但不知在京不在京。且到他寓中拜訪後。纔能決定哪。小谷問道。其人為誰。若是貝子爺。脾氣實是宮中既無人力車。他怎肯安步當車。引導我們到處游覽。春帆笑答道。愚兄素來不交債友。清室貴胄雖多紈袴惡習。然而千萬人中也有一個庸中佼佼的。當推貴熙的大公子志成。常言道。龍生龍。鳳生鳳。洵非虛語。那貴熙持躬正直。辦事清勤。光宣間推為宗室中第一人才。那一班權階聲色狗馬的王公貝勒。都被他唾棄。因是官階僅至侍郎。未曾大用。者被近支宗室抑勒所致。若然掌大權的親貴個個能如貴熙一般清正不阿。清祚未必覆亡得如此迅速。那位大公子志成秉成庭訓。全無貴胄習氣。而且好學不倦。畢業於陸軍大學。惜乎生不逢辰。若在康乾間出世。前程真不可限量呢。當晚二人直談到深夜始寢。翌晨。兩人起身盥洗後。春帆雇車往訪志成。志成見了名片。慌忙出迎。至客室中分賓主坐下。寒暄道。與兄相隔十多年。今乎相見不相識。敢問這位大來有何貴幹。春帆答道。專為參觀宮殿而來。欲請吾兄作個嚮導。不知可能賞光嗎。志成笑道。小弟分屬地主。敢不唯命是聽。春帆就邀着他同車回寓。和小谷相見。彼此話得投機。相見恨晚。就在寓中聚餐果腹。然後三人同入清宮游覽。沿路待來。見那宮殿巍峨。高插雲表。建築華麗。全國無其匹。先入太和殿游覽。志成向二人說道。此殿最大。歷代新帝登極。及元旦朝賀。與大婚萬壽等。照例在此殿舉行。所陳格外宏敞。說着轉入文華武英保和各殿。所陳設的書畫。尋佩雖非收藏家。鑑別頗精。觀那清代名人的堂幅屏條。纏滿真蹟。元明之物。半屬贗鼎。溯上之也。無一真蹟了。春帆向志成問道。聞大內珍藏甚富。凡屬稀世的珍品。皆在宮中。怎麼所見的贗鼎居多數呢。志成嘆道。清室已墟。江山尚且易主。何況區區古物。已被人以假易真。亦被有力者取去。那得再會有精品呢。○一四下復前行。來至毓慶宮。見有許多書籍。春帆見那裝潢上有關上之書。○都非古籍。便詰然供道。此地何處藏書處。怎麼一部奇書也沒有的。志成答道。這是德宗幼年讀書處。翁師傅授讀即在此處。小谷是宣中有許多讀書桌子呢。便笑問志成道。難道皇帝讀書。也有親貴附讀的。否則何用這許多讀書桌子呢。志成笑道。宮中那有人附讀。即使太子兄弟衆多。也還各人各派師傅授讀。這裏惟有坐椅的兩張桌。一為翁師傅的。一為德宗的。其餘有桌無椅的。概直班應侍講侍讀所用。苟遇太子或皇帝貪玩不用心誦讀。侍讀便要替師傅斥責。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穩安便速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每票四角

家庭小車　每票十二元

大車　每票七千文

城內車站　南新街本行　會府　城牆邊本行停車處

悟一子相命館啓事

啓者本館前在羊市街口開設早為諸君所知[illegible]去歲因事停館刻下為一般主顧所求特在家中推算以便解各界疑惑但每日以滿十張為限[illegible]推算處[illegible]第四十三號相士悟一子啓

廣告價目

報館場普遍知登者收效必宏在本報[illegible]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五角[illegible]大字不登

靈驗一種丹

能治病 戒煙 功效神速 毫無痛苦 代售處皇城壩三十三號永盛通

貴陽神醫

黃德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illegible]人體弱失紅，十年癲痰，[illegible]於一日，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經，莫不着手生春，[illegible]食，後有兩分經即愈，有意想不到之妙，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黃君之令人驚佩也，茲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疴，

魯笑俗啓

廣發車行啓事

敝行于四月十一號失落運貨車銅牌第四五七號一個，除在市府備案請求補發外，特此登報申明作廢

生兒有望了

新到天津最有效驗的妙品名對月丹專治婦女經停乾病及月事遲期服了此丹能[illegible]經化血調經種子百病消除但此丹孕婦忌服否則打胎因內有探胎散

每瓶大洋壹元

總經售處 成都南門同人藥房 府街生生藥房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八回 八卦山林登擒神獸 秦王洞宋洪捉參仙

林登向王述眞道，我此時筋骨有些酸疼 頭腦發脹，掙扎不住，請與我個好牀舖，要去睡一睡覺，王述眞道，公子辛苦了，正好稍上休養一會，說着引進客房，林登也不謙遜，竟滾入牀內，放下紗帳，鼾鼾的睡了，這時保正，已差人去，飛報知縣，王述眞與韓琴商量道，如今此豹已除，却怎樣去取參仙，王述眞道，仁兄但請放心，我已準備停妥，只須如此這般，今夜保管，取他到手，韓琴聞言大喜，兩人正自商量，忽見金華縣知縣，差了一名都頭，代了幾個士兵，前來取豹，又差一個親隨，拿着一封書信，來請林登，到縣裏置酒申謝，此時林登 已經睡起，親隨上前行禮，呈上書信，折開看時，上寫道

深蒙世兄神威，掃除一方巨害，下官感激之至，本欲親自拜謝，因公事在身，不克登堂，望屈世兄到冰衙一敍，勿却是禱，

林登看畢，對來人道，你去上覆大人，我有緊急公幹，要往別處，不及相見，多多拜謝，遂叫莊客取過兩銀子 賞那親隨，又叫莊道，用利斧將那死豹的腦蓋骨鋸開，取下那水晶角來，看時果然堅利無比，非銅非鐵，賽過金鋼鑽石，林登大喜道，你們上覆縣官，這豹的一支角，我已取了，你們去能，親隨也不敢多說，取了賞銀，自回縣去了，韓琴又取出些銀兩，謝了衆獵戶，當時都頭保正，同着衆獵戶士兵，扛了那支死豹，辭了王述眞，及韓琴林登五人，解豹到縣裏去了，蕭方見衆人走後，便問王述眞，取參仙之事，王述眞道，我已說過了，今夜去取，那參仙最喜撲燈光，最愛的是木香，最怕的是五靈脂，我早已準備下七斗五靈脂，數十斤木香屑，只須用紅絨綑一個繡球燈兒，用長繩拴了，替成活線，此處山這面，有一洞，名秦王避暑洞，就是幽深，我却認識，在山峯左側，只將木香屑迤邐洒至秦王洞，將燈放在秦王洞口，一人躲在裏面，牽住繩索，待他來撲燈時，將燈牽入洞裏，引他進洞，須得一快走的人，速將五靈脂截斷歸路，然後進洞去捉，他自不能逃走也，蕭方道，既是如此，撒五靈脂須得我去，韓琴大喜，當日無話，看看天色將晚，衆人都吃過了飯，王述眞的妻子，已糊好一個繡球燈兒，王述眞向衆人道，去的人多不得，就只你我幾人，負起藥布袋前去足矣，說着，蕭方負了布袋，宋洪林登，拿了紅燈繩索，四人緩步走進山裏，但見星斗滿天，月明如晝，看看已到秦王洞口，王述眞立住脚 指著一處峯巒道，那邊便是參仙根本之地，此去不遠，三位不必上前，只須在此安排，我上去散木香屑，宋洪聽了，便去洞後，撒下五靈脂，餘剩的，都交與蕭方，準備參仙進洞時再撒，

總理遺囑簽字時的情形

何香凝追述經過

今自平寄 續

至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三刻，廖夫人見總理目光漸散，知為不祥，因汪先生夫婦，暨宋子文先生，及孔庸之夫人四人，請如不急請，總理簽字，將來恐更無時間可簽矣，孔夫人以為然，遂偕宋先生請命孫夫人，勸弗再哭泣，俾總理得簽字，孫夫人毅然許諾，乃以遺囑呈，總理恭請簽字，總理腕力已弱 由孫夫人扶之，始得畢事，字既簽訖，總理三呼一廖仲愷夫人，聲短而氣促，一字一續斷，若字字從丹田中壓迫而出者，至第三次，已弱不成聲，廖夫人含淚請，總理勿多勞神，且謂香凝夫婦，追隨總理數十年，艱苦備嘗，而革命之志至今未遂，總理改組中國國民黨之苦心，尤為香凝夫婦與諸同志所共喻，此對於遺囑當無分畛域，同樣接受，誓竭盡能力，愛護中國國民黨並愛護孫夫人，於永久，總理聞此言 堅握廖夫人手，表示感謝，有數分鐘之久，此後即不復言，至十二日上午九時，遂棄全國國民而長逝矣云云，完

艾霞自殺之遠因近果

…神瑛…

艾霞死耗，屢見於十七，貴報小說欄中，多時人以其事出奇特，多疑信參半，今者殞玉消息，已經證實，此後明星之玻璃棚下，遂覺燕去樓空，紅顏薄命，大抵如是也，

艾霞，閩產也，幼隨親作客津門滬瀆，芳蹤遂遍大江南北，旋因藝術同好，投身田漢之南國社，更由田漢之介，得廁身銀幕，浮沉數載，入明星後始能一展大才，艾此次一『片』成名，雖由於數年奮鬥，然微首演李萍倩之力，實不能得此意外成功，感激之餘，甚欲委身圖報，且以工作時期接近，二人情愫遂生，故情信往還，迨無虛夕，後為李妻偵悉，醋意大發，乃作搜宮之事，一時傳為影界美談，然在艾則認為千古奇辱，遂為日後自殺伏線，

『未完』

舞台長篇 武俠小說

大棚拮俠

（六）

（笛儂）

第二回 馬青鋒學藝五台山 龍公子赴試北京城

在郊外等候，然後命家將們各人身邊多帶銀兩，請馬剛改了裝 也帶了銀子，遂即命人在槽上牽過馬匹，一齊上馬出城，果然城門口，盤查甚緊，馬文升到了面前，只做不知有這件事的，略一招呼，即便驅馬出城，那守城的城守，見是吏部大人，怎敢多說話，竟放了過去，馬文升等一行人，出得城來，方纔放心，急急催馬而行，到了郊外，樹林內走出一人，手提包裹，口稱小人在此久候多時了，衆人看時，乃是先行的那名家人，馬文升大喜，即便拋蹬下馬，衆人也就跟着下馬，一同走入樹林之內，馬文升打開包袱，將各人身上帶的銀子，一齊包在裏面，交與馬剛道，年兄，此去一路保重，恕小弟不能遠送了，一路可招呼牲口代步，方纔年兄騎來的馬，可令小弟的家人騎乘 回進城去，點查人數，庶可免那城守營疑惑，馬剛拜倒在地，稱謝道，年兄厚至，小弟只得來世再拜了，拜罷起來，含淚與馬文升分手，背上包裹，出得樹林，大踏步取路向太原而行，這裏馬文升帶領家將們，出林上馬，於黃昏時分，趕到城邊，進了城門，回本府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馬剛取路向太原進發，一路僱車馬代步，有馬文升的銀子，饑食渴飲，日行夜住，頗不艱難，比前次到京，要安逸得多，不過前次心中無限焦急，一番行路，却深恐奸黨行文各處盤查，未免總懷着鬼胎，沿途留神，並未見有緝捕文告，心下稍寬，那日回到原籍，一腳先到馬忠家內，正值馬忠夫婦在家，一見主人到來，慌忙迎接，馬剛在車上卸下行李，打發車夫去後，馬忠夫婦，過來請安，馬剛回問了他兩口好 然後問別後鄉間情事，馬忠道，自從老爺去後，公子小姐一同在本村鄉塾裏讀書，老奴常聽先生說起，公子兄妹 在書房裏，要算最有悟性，天分極好，現在還未曾放學呢，老爺那邊的住宅，已由買主接收了去，所有剩下的幾件舊木器家俱，現在都在老奴這裏呢，老爺既已回來 那面可無用去得了，馬剛聽罷，忍不住長歎一聲道，這一向也難為你夫婦二人，眞是難得，如今還這般老爺公子的稱呼着，以後可別這般稱呼了，你就管着我叫一聲阿哥罷，馬忠道，老爺說那裏話來，老奴父子，世受大恩，豈可中途變節，更改稱呼，老奴便死也不敢，說着話馬忠家的妻子已端整了一盃滴天星的茶，遂將出來，請老爺用茶，一盆面水，請老爺洗面，然後到園田裏去剝了幾把韮菜，在溪內洗洗乾淨，回家取了幾只雞子，做了碗菜，一面煮熟了飯，盛將出來 請老爺用飯馬剛胡亂吃了，隨命馬忠到書房裏將青鋒兄妹喚了回來，父子天性，見了面，忍不住流淚，畢竟小孩子不懂得什麼，不過一會兒，便又無事，跳蹤着到外面頑去了，馬剛見子女已比前高大，甚是神氣活潑，心為之一寬，